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知言卷四至六 附録

詳校官中書臣張虎拜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謄録貢生臣苗序瀌

謄録貢生臣湯逢泰

知言卷四

宋 胡宏 撰

一氣大息震蕩無垠海宇變動山勃川湮人消物盡舊迹亡滅是所以為鴻荒之世歟氣復而滋萬物化生日以益衆不有以道之則亂不有以齊之則爭敦倫理所以道之也飭封井所以齊之也封井不先定則倫理不可得而敦堯為天子憂之而命舜舜為宰臣不能獨任憂之而命禹禹周視海内奔走八年辨土田肥瘠之等

而定之立井牧多寡之制而授之定公侯伯子男之封而建之然後五典可敷而兆民治矣此夏后氏之所以王天下也後王才不出庶物大侵小强侵弱智詐愚禹之制浸隳浸紊以至於桀天下大亂而成湯正之明其等申其制正其封以復大禹之舊而人紀可修矣此殷之所以王天下也後王才不出庶物大侵小强吞弱智詐愚湯之制浸隳浸壊以至於紂天下大亂而周武王征之明其等申其制正其封以復成湯之舊而五教可

行矣此周之所以王天下也後王才不出庶物大吞小强侵弱智詐愚武王之制浸隳浸亂先變於齊後變於魯大壞於秦而仁覆天下之政亡矣仁政既亡有天下者漢唐之盛其不王也人也非天也其後亡天也非人也噫孰謂而今而後無繼三王之才者乎病在世儒不知王政之本議三王之有天下不以其道而反以亡秦為可法也

聖人之應事也如水由於地中未有可止而不止可行

而不行者也

有而不能無者性之謂與宰物不死者心之謂與感而無息者誠之謂與往而不窮者鬼之謂與來而不測者神之謂與

一往一來而無窮者聖人之天道也謂往而復來來而復往者釋氏之幻教也

或問性曰性也者天地之所以立也曰然則孟軻氏荀卿氏揚雄氏之以善惡言性也非歟曰性也者天地鬼

神之與也善不足以言之況惡乎或者問曰何謂也曰宏聞之先君子曰孟子所以獨出諸儒之表者以其知性也宏請曰何謂也先君子曰孟子道性善善云者嘆美之詞不與惡對

或問心有死生乎曰無死生曰然則人死其心安在曰子既知其死矣而問安在耶或曰何謂也曰夫惟不死是以知之又何問焉或者未達胡子笑曰甚哉子之蔽也子無以形觀心而以心觀心則知之矣

天理人欲莫明辨於春秋聖人教人消人欲復天理莫深切於春秋

伯夷非絶物者也惡不仁而已故清而不介柳下惠非徇俗者也行吾敬而已故和而不流

大哉性乎萬理具焉天地由此而立矣世儒之言性者類指一理而言爾未有見天命之全體者也

凡天命所有而衆人有之者聖人皆有之人以情為有累也聖人不去情人以才為有害也聖人不病才人以

欲為不善也聖人不絕欲人以術為傷德也聖人不棄術人以憂為非達也聖人不忘憂人以怨為非弘也聖人不釋怨然則何以別於衆人乎聖人發而中節而衆人不中節也中節者為是不中節者為非挾是而行則為正挾非而行則為邪正者為善邪者為惡而世儒乃以善惡言性邈乎遼哉

萬物皆性所有也聖人盡性故無棄物

情一流則難遏氣一動則難平流而後遏動而後平是

以難也察而養之於未流則不至於用過矣察而養之於未動則不至於用乎矣是故察之有素則雖嬰於物而不惑養之有素則雖激於物而不悖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此之謂也

誠天道也人心合乎天道則庶幾於誠乎不知天道是冥行也冥行者不能處已烏能處物處物失道而曰誠吾未之聞也是故明理居敬然後誠道得

天道至誠故無息人道主敬所以求合乎天也孔子自

志學至於從心所欲不踰矩敬道之成也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終身也

義理羣生之性也義行而理明則羣生歸仰矣敬愛兆民之心也敬立而愛施則人心誠服矣感應鬼神之情性也誠則能動而鬼神來格矣

祖考為諸侯子孫為大夫士祖考為諸侯其葬也固諸侯其祭也亦必以諸侯不以子孫為大夫士而降也子孫為大夫士其葬也固大夫士其祭也亦必以大夫士

不以祖考為諸侯而僭也是故杞宋之諸侯得郊而春秋以諸侯褩焉斯可見矣

處之以義而理得則仁不亂臨之以敬而愛行則物不爭守之以正行之以中則事不悖而天下理矣

合以義正合也理不得不合也不得不合而合天與人一矣合不以義苟合也君子不為也

為天下者必本於理義理也者天下之大體也義也者天下之大用也理不可以不明義不可以不精理明然

後綱紀可正義精然後權衡可平綱紀正權衡平則萬事治百姓服四海同夫理天命也義人心也惟天命至微惟人心好動微則難知動則易亂欲著其微欲靜其動則莫過乎學矣學之道莫過乎繹孔子孟軻之遺文孔子定書刪詩繫易作春秋何區區於空言所以上承天意下憫斯人故丁寧反復三四不倦使人知所以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也孟軻氏閑先聖之道慨然憂世見齊梁之君開陳理義提世大綱一掃

東周五霸之弊發興衰撥亂之要愚因其言上稽三代下攷兩漢三國東西晉南北朝至于隋唐以及五代雖成功有小大為政有治忽制事有優劣然摠其大畧其興隆也未始不由奉身以禮義其敗亡也未始不由肆志於利欲然後知孟軻氏之言信而有徵其傳聖人之道純乎純者也

性定則心宰心宰則物隨

物欲不行則志氣清明而應變無失

陰陽升降有道剛柔屈伸有理仁義進退有法知道者可與論政知理者可以謀事知法者可與取人知道者理得知理者法得是以君子貴知道也

彪居正問心無窮者也孟子何以言盡其心曰惟仁者能盡其心居正問為仁曰欲為仁必先識仁之體曰其體如何曰仁之道弘大而親切知者可以一言盡不知者雖設千萬言亦不知也能者可以一事舉不能者雖指千萬事亦不能也曰萬物與我為一可以為仁之體

乎曰子以六尺之軀若何而能與萬物為一曰身不能與萬物為一心則能矣曰人心有百病一死天下之物有一變萬生子若何而能與之為一居正悚然而去他日問曰人之所以不仁者以放其良心也以放心求心可乎曰齊王見牛而不忍殺此良心之苗裔因利欲之間而見者也一有見焉操而存之存而養之養而充之以至于大大而不已與天同矣此心在人其發見之端不同要在識之而已

皇皇天命其無息也體之而不息者聖人也是故孔子
學不厭教不倦顔子希夫子欲罷而不能孟子承先聖
周旋而不舍我知其久於仁矣
禮文多者情實必不足君子交際宜察焉言詞巧者臨
斷必不善君子選用宜察焉
專好毀者其心必不良烏能惡不仁
人事有是非天命不囿於是非超然於是非之表然後
能平天下之事也或是或非則在人矣雖聖人不能免

也久則白

萬物不同理死生不同狀窮理然後能一貫也知生然後能知死也

人事之不息天命之無息也人生在勤勤則身脩家齊國治天下平雖然勤於道義則剛健而日新故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也勤於利欲則放肆而日怠終不能保其身矣禹湯文武丹朱桀紂可以為鑒戒矣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尚不能保其躬也而況公卿大夫士庶人乎

天下有二難以道義服人難難在我也以勢力服人難難在人也由道義而不舍禁勢力而不行則人心服天下安

一日之早暮天地之始終具焉一事之始終鬼神之變化具焉

察人事之變易則知天命之流行矣

人之生也良知良能根於天拘於巳汨於事誘於物故無所不用學也學必習習則熟熟則久久則天天則神

天則不慮而行神則不期而應

孝也者為仁之本也仁也者大學之本也學者志於仁必求所以為仁故子游子夏問孝皆初學之時也

將相無異任文武無異道其異也後世之人未嘗學也

孔子十五而志於學何學也曰大學也所以學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也孔子三十而立何立也曰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不退轉也孔子四十而不惑何不惑也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卓然立乎萬物之表也孔子五十而知天命何知也曰元亨利貞乾之四德行之昭明浩然與萬物同流處之各得其分而不亂也孔子六十而耳順如何耳順也曰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幾於天矣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何不踰也曰以其動也天故也子貢曰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非天能如是乎嗚呼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氏之學立天地之經成

萬物之性者也然則請問大學之方可乎曰致知請問致知曰致知在格物物不格則知不至知不至則意不誠意不誠則心不正心不正而身修者未之有也是故學為君子者莫大於致知彼夫隨衆人耳目聞見而知者君子不謂之知也

自高則必危自滿則必溢未有高而不危滿而不溢者也是故聖人作易必以天在地下為泰必以損上益下為益

陽中有陰陰中有陽陽一陰陰一陽此太和之所以為道也始萬物而生之者乾坤之元也物正其性萬古不變故孔子曰成之者性

允恭者帝堯也溫恭者大舜也懿恭者文王也恭而安者孔子也克儉于家者舜之所以美大禹也慎乃儉德者伊尹之所以訓太甲也恭儉惟德者成王之所以戒百官也

陳文子之時天下無王政自諸侯出諸侯又不自為政

政自大夫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仁者處斯世必思有以易天下因汙隆而起變化無可無不可也陳文子則不然乃幾至無所容其身則可謂有知乎故孔子曰未知焉得仁春秋之時天下無王楚古之建國也子文輔佐楚成曾不知首出庶物之義安於僭竊以荆楚而侵陵諸夏與齊桓宋襄晉文爭衡務強大以濟其私欲而已則可謂有知乎故孔子曰未知焉得仁

春秋之時周平不天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既而諸侯不

自為政禮樂征伐自大夫出夫能出禮樂征伐者皆天下之賢諸侯賢大夫也子繼厥父孫繼厥祖自以為能子能孫人亦以為孝悌之人矣曾不察其所行動皆犯上之事陵夷至於作亂而不自知未有一人能承天命由仁義行者也故有子本仁而言以正一世之失其旨深且遠矣此孔子春秋之所以作也

仁者臨機發用而後見不可預指故季路冉有公西華之仁孔子不得而言也孟武伯不知仁故又問孔子各

以其材答之夫學於聖門者皆以為仁為本三子者今之所能若是後日之進未已也其進未已雖聖人安得而預言之故孔子曰不知其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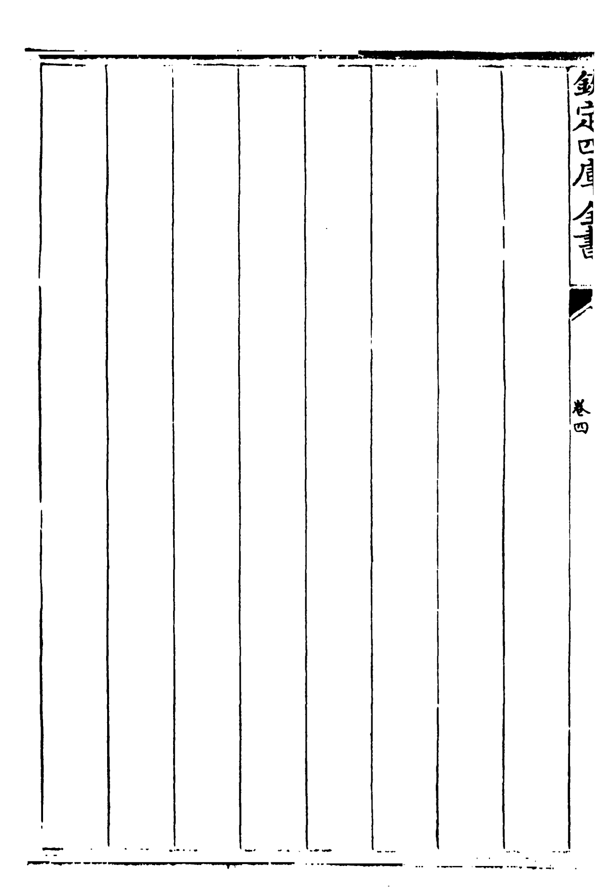
趙紡翁言學胡子曰學道者正如學射纔持弓矢必先知的然後可以積習而求中的矣若射者不求知的不求中的則何用持弓矢以射為列聖諸經千言萬語必有大體必有要妙人自少而有志尚恐奪於世念日月蹉跎終身不見也若志不在於的茍欲玩其辭而已是謂

口耳之學曾何足云夫滯情於章句之末固遠勝於博奕戲豫者矣特以一斑自喜何其小也何不志於大體以求要妙譬如遊山必上東岱至於絶頂坐使天下高峰遠岫卷阿大澤悉來獻狀豈不偉歟幼翁曰我習敬以直内可乎胡子曰敬者聖門用功之妙道也然坤卦之義與乾相蒙敬以直内者終之之方也苟知不先至則不知所終譬如將適一所而路有多岐莫知所適則敬不得施内無主矣内無主而應事物則未有能審事

物之輕重者也故學聖人之道者必先致知及超然有所見乃力行以終之終之之妙則在其人他人不得而與也

人心應萬物如水照萬象應物有誠妄當其可之謂誠失其宜之謂妄物象有形影實而可用之謂形空而不可用之謂影儒者之教踐形釋氏之教逐影影不能離乎形者也是故聽其言則是稽其行則非唯高明篤實之君子乃知釋氏之妄大有害於人心聖王復起必不

棄中華之人使入於異端也



知言卷五

宋　胡宏　撰

復義為信不復義為罔踐理為信不踐理為罔

唐文宗讀書恥為凡主及不能行其政令而飲醇酒求醉是自棄者也若憤悱自强乾乾惕厲廣求賢聖以自輔則可以有為於天下矣

唐文宗曰宰相薦人當不問疎戚若親故果才避嫌而棄之亦不為公誠哉是言也

小人得用則民志不定

上侈靡而細民皆衣帛食肉此饑寒之所由生盜賊之所由作也天下如是上不知禁又益甚焉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事有大變時有大宜通其變然後可為也務其宜然後有功也

胡子假陸賈對漢高曰陸賈為漢高帝大中大夫時時前說稱引詩書帝罵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

再拜對曰臣竊以陛下馬上之功不如項王也上曰何謂不如對曰天下初發難時秦軍常乘勝逐北項王獨破秦軍虜王離懾服諸侯降章邯及欣翳西攻破函谷東擊死田榮㲼漢軍於穀泗困陛下於滎陽成臯七十餘戰未嘗敗北陛下失太公於彭城亡衆於滎陽跳身於玉門中伏弩於廣武勇不振於鴻溝既及羽於固陵必待信越而後敢戰此臣所謂不如也上曰是則然矣而我得天下項王失天下者何也賈對曰項王失信弑君

意忌聽讒行姑息樂殺人殖貨利犯聖王之法此其所以失天下也陛下本以寛大長者受懐王入關之命為天下除殘賊所過亡鹵掠赦秦降王子嬰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約法三章父老惟恐陛下不為秦王此三代得天下之仁也項羽負約王陛下於蜀漢陛下忍而就國用蕭何為丞相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項羽賊殺義帝陛下舉軍縞素告諸侯而伐之此三代取天下之義也不齷齪自用多大畧得英雄心師

張良任陳平將韓信此堯舜禹湯文武知人之明也以野戰略地之功譬狗以文墨議論之功為人此堯舜禹湯文武尚德不尚戰之心也鎮撫百姓下令軍士不幸死者吏為衣衾棺斂轉送其家此堯舜禹湯文武哀鰥寡恤孤獨之政也此五者陛下所以得天下成大漢磐石之基非鞅馬上一時之功乃河漢之波瀾起伏耳上欣然而笑曰生言起吾意殊非腐儒之論吾欲治天下法先聖何若而可賈再拜對曰陛下及此言天下之福

也天下法制自周幽厲掃蕩幾盡平莊之後寖微寖滅五霸假託仁義以自封殖志不在於斯民至於七雄益以戰爭強大為務秦據形勝以利誘民鬬取一時之勝而不知其勝為僥倖也遂安而行之居十三歲天下爭起而亡之矣顧陛下退叔孫通聘魯二生使與張良四皓及如臣者共論所以承三代之宜定一代大典以幸天下以詒子孫以傳萬世上曰善然吾老矣不能用也明年丙午夏四月甲辰帝崩於長樂宮寥寥千餘歲未

有能明漢家承三代之宜者也又何論承漢家之宜乎大宋癸酉歲有士歎曰嗚呼天乎使陸生有是對而漢祖用其言則必六宮有制嫡庶有辨教養子弟有法后夫人嬪婦各得其所矣又安有戚夫人為人彘張美人以恨死趙王如意以酖死淮陽王友以餓死梁王恢以殺死燕王建絶嗣山朝武彊不疑幾於亂姓之事哉又安有審食其入於死誅不赦之罪而呂氏至於族滅後世世有外戚之禍哉則必制國有法削王賈楚王交代王

喜齊王肥不封數十縣而伏羲神農黄帝堯舜禹湯文武以及臯陶伊傅周召之裔得血食矣則必體貌大臣韓信彭越之夷三族可悔蕭相國不繫獄黥布陳豨韓王信盧綰不背叛矣則必不襲秦故尊君抑臣而朝廷之上制禮以道謙尊而光乾剛下充臣道上行致天道於交泰而大臣可以託天下委六尺之孤矣則必封建諸侯藩垣屏翰根深蔕固難於崩陷可以正中國四夷之分不至畏匈奴與之和親而手足倒置矣則必復井

田之制不致後世三十稅一近於貊道富者連田阡陌僭擬公侯而貧民寃苦失職矣則必用靈制五刑使好生之德洽於黎民不下三大赦以啟後世惠姦宄賊良民之原矣則必侍御僕從罔匪正人有疾病不枕宦者卧臨棄天下公卿大臣受顧命婦寺不能與而大正其終矣則必兼用仲尼立嫡與賢之法嗣天子繼離之明行乾之健不受制於母后日飲為淫樂不聽政矣嗚呼天道往而必返三代之盛其有終不復者乎

胡子假漢高聽賈言徵魯二生曰帝於是因張良以問四皓四皓曰吾志其道未傳其業盡徵魯二生乃命魯郡守以禮徵之二生曰上素輕儒好嫚罵吾不忍見也太守以聞帝曰吾所罵者腐儒耳則命大臣以玉帛聘焉二生曰上以布衣提三尺用天下豪傑取天下令天下已定矣安用儒生堅卧不起使者復命上即日車駕見之二生見曰陛下已定天下矣尚安求士上曰定天下者一時之事爾吾欲與生謀萬世之業二生再拜稽

首曰陛下真天下之君也上命副車載歸未央宮東鄉坐而師問焉上曰吾生戰國之末不聞二帝三王之道願生以教我二生對曰天下之道有三大本也大幾也大法也此聖人事非常人所知也上曰何謂也二生對曰大本一心也大幾萬變也大法三綱也此聖人事非常人所知也上曰何謂也二生對曰陛下明達廣大愛人喜施有長人之本矣知人好謀能聽得應變之幾矣項王弒君舉軍縞素布告天下而伐之知提綱之法矣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王者法天心不可怠放怠則應變必失其幾放則三綱不得其正幾一失則事難定綱不正則亂易生陛下已定天下矣其亦少怠矣乎放者其不可收矣乎上不覺促膝而前曰生何謂也二生對曰王者法天以行其政者也法天之道必先知天知天之道必先識心識心之道必先識心之性情欲識心之性情察諸乾行而已矣上曰生言甚大顧明以教我二生對曰乾元統天健而無息大明終始四時不忒雲

行雨施萬物生焉察乎是則天心可識矣是心也陛下怠之則放放之則死死則不能應變投幾而大法遂不舉矣臣子可以乘間而謀逆妾婦可以乘間而犯順夷狄可以乘間而抗衡矣後嗣雖有賢明之君亦終不能致大治矣上曰何為而然二生對曰本不正也陛下不見大本乎本充本完故能與天地陰陽相應枝葉茂盛華穠而實美焉本一病則蠹生其中雖天覆之地載之陰陽承之而枝葉不能茂華實不能美矣上曰我知之

矣願聞所以行之二生對曰法始於伏羲神農大乎軒轅成乎堯舜損益於禹湯文武夏之亡非大禹之法不善也桀棄法而亡也商之亡非成湯之法不善也紂棄法而亡也周之亡非文武之法不善也幽厲棄法而亡也秦則不然創之非法守之非法而亡也天下初定革弊起度今其時矣臣願陛下勇於法天心大明其用於政事以新天下上曰吾願聞其目對曰歷世聖帝明王應天受命之大法小臣其敢專席而議願陛下與天下共

之上曰善於是詔天下捜揚巖穴之士焉
胡子謂孫正蒙曰天命之謂性流行發見於日用之間患在學道者未見全體窺見一斑半點而執認已意以為至誠之道如是如是欲發而中節與天地相似也難矣哉求免斯弊者舍講學其可乎
田叔悉燒梁獄詞空手來見可謂善處人子母兄弟之間者也漢景忌刻之君也而能賢田叔有過人之聰明越人之度量者何歟以太后在上不敢肆故也天理存

亡在敬肆之間耳孔子作春秋必記災異警乎人君萬世不死也

漢文之顧命曰朕不敏無以佐百姓常畏過行惟年久長懼于不終此乾之健天行之所以無息也此堯舜禹湯文武之心所以萬世不滅也孔子春秋不書祥瑞者懼人君之自滿自滿則止失此心矣

漢景以郅都甯成為中尉以嚴酷治宗室貴戚人人惴恐夫親親尊尊之道必選天下有節行賢德之人為之

師傅為之交遊則將有大人君子可為天下用何有憂其犯法耶治百姓亦然修崇學校所以教也刑以助教而已非為治之正法也

周亞夫霍光不學不知道能進不能退殺身亡宗是功名富貴誤之也知道者屈伸通變與天地相似功名富貴何足以病之張子房進於是矣

人皆生於父父道本乎天謂人皆天之子可乎曰不可天道至大至正者也王者至大至正奉行天道乃可謂

之天之子也

昔周公作謚法豈使子議父臣議君哉合天下之公奉君父以天道耳孝愛不亦深乎所以訓後世爲君父者以立身之本也知本則身立家齊國治天下平不知本則縱慾恣暴惡聞其過入於滅亡天下知之而不自知也唯其私而已是故不合天下之公則爲子議父臣議君夫臣子也君父有不善所當陳善閉邪引之當道若生不能正既亡而又黨之是不以天道奉君父而以

人道事君父也謂之忠孝可乎今夫以筆寫神者必欲其肖不肖吾父則非吾父不肖吾君則非吾君奈何以謚立神而不肖之乎是故不正之謚忠臣孝子不忍為也

知易知春秋然後知聖人經綸之業一日全牛萬隙開也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自孟子而後天下之人能立身建功就事者其言其行豈不能

有合於道然求如孟子知性者不可得也

大本正然後可以保國一天下

人通於道不死於事者可與語盡心之道矣

誠天命中天性仁天心理性以立命唯仁者能之委于命者失天心失天心者興用廢理其性者天心存天心存者廢用興達乎是然後知大君之不可以不仁也

養天下而享天下之謂君先天下而後天下之謂君反是者有國危國有天下危天下

欲修身平天下者必先知天欲知天者必先識心欲識心者必先識乾乾者天之性情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之所以不已性之所以不一物之所以萬殊也萬物之性動植小大高下各有分焉循其性而不以欲亂之則無一物不得其所非知道者孰能識之是故聖人順萬物之性惇五典庸五禮章五服用五刑賢愚有别親疎有倫貴賤有序高下有等輕重有權體萬物而昭明之各當其用一物不遺聖人之教可謂至矣

釋氏隱不知奉天顯不能理物竊弄神鬼之機以自利者也

君子居敬所以精義也理於義所以和順於道德也盛德大業至矣哉

一陰一陽之謂道道謂何也謂太極也陰陽剛柔顯極之幾至善以微孟子所謂可欲者也

天成象而地成形萬古不變仁行乎其中萬物育而大業生矣

人之道奉天而理物者也自天子達於庶人道無二也得其道者在身身泰在家家泰在國國泰在天下天下泰失其道則否矣人道否則夷狄强禽獸多草木蕃而天下墟矣

奉天而理物儒者之大業也聖人謂天為帝者明其心也

卦之必重何也天道然也天道何為而然乎太極動則重矣天道無息故未嘗不重也非深知天地之幾者孰

能識之

伊尹孔明救天下之心非不切也然必待三聘三顧然後起而從之者踐坤順也

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介所守也進不隱賢必以其道此其所以和而不流歟在柳下惠則和而不流惟其聖於和而已故其弊必至於不恭

或問曰楊子曰貴戚之卿無可去之道而微子去之何也曰此微子之所以順乎天也不如是周武王不足為

至德詩曰繩其祖武受天之祜此之謂也

天者道之摠名子者男子之美稱也人君行大道為天下男子之冠則可謂之天子矣

天下有三大大本也大幾也大法也大本一心也大幾萬變也大法三綱也有大本然後可以有天下見大幾然後可以取天下行大法然後可以理天下是故君克以天下自任則皇天上帝畀付以天下矣君以從古列聖之盛德大業自期則天下仁人爭輔之矣君以保養

天下為事而不自奉養則天下黎民趨戴之矣上得天心中得聖賢心下得兆民心夫是之謂一心心一而天下一矣天下之變無窮也其大幾有四一曰救弊之幾二曰用人之幾三曰應敵之幾四曰行師之幾幾之來也變動不測莫可先圖必寂然不動然後能應也其大法有三一曰君臣之法二曰父子之法三曰夫婦之法夫婦有法然後家道正父子有法然後人道久君臣有法然後天地泰天地泰者禮樂之所以興也禮樂興然

後賞罰中而庶民安矣

有實而後有名者也實如是故名如是實如是而名不如是則名實亂矣名實亂於上則下莫知所從而危亡至矣

人皆謂人生則有知者也夫人皆生而無知能親師取友然後有知者也是故知危者然後可與圖安也知亡者然後可與圖存也知亂者然後可與圖治也以楚子文之忠孔子猶曰未知焉得仁大哉知乎天下萬事莫

先乎知矣是以君子必先致其知

人君剛健中正純粹首出庶物者也人臣柔順利貞順承乎天而時行者也

制井田所以制國也制侯國所以制王畿也王畿安強萬國親附所以保衛中夏禁禦四夷也先王建萬國親諸侯高城深池徧天下四夷雖虎猛狼貪安得肆其欲而逞其志乎此先王為萬世慮禦四夷之上策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孔子之所以書於習坎之彖也城郭溝

池以為固孔子之所以答言偃之問也自秦而降郡縣天下中原世有邊鄙之禍矣悲夫

無怠無荒者二帝待四夷之上策也

知言卷六

宋 胡宏 撰

易詩書春秋今有其名耳其道未嘗知也知之然後德進業修而其道可行矣公卿大夫士今有其名耳其位未嘗定也位定然後才可盡職可修而天下可理矣

易詩書春秋者聖人之道也聖人之道若何曰聖人者以一人理億兆人之德性息其爭奪遂其生養者也

天地聖人之父母也聖人天地之子也有父母則有子

矣有子則有父母矣此萬物之所以著見道之所以名也非聖人能名道也有是道則有是名也聖人指名其體曰性指名其用曰心性不能不動動則心矣聖人傳心教天下以仁也

誠者天之道也心涵造化之妙則萬物畢應彼夫懷之以恩令之以義憚之以威結之以信者末矣易曰雲從龍風從虎此之謂也

人君不可不知乾道不知乾道是不知君道也君道如

何曰天行健人君不可須刻忘其君天下之心也如天之行一息或不繼則天道壞矣

均是人也有一人而生養千萬人者有千萬人而生養於一人者大易天火之卦六二中正之人也九五亦中正之人也一人而同於一人孔子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不言五失君道不同於天下者是一人者所頼以生養天下同天下之本也故孔子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堯之於舜舜之於禹禹之於益成湯之於伊尹高宗之

於傅說武王之於周公仲尼之於顔回先主之於武侯是也雖然二柔者也故有私昵之戒

君者天之道也臣者地之道也君道必謙恭盡下則臣可以上納其忠是故天下地上而為泰天上地下而為否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君意不先動而臣先之是謂失道道失於初求欲有終難矣故知道之臣寧有死於其分而無犯分以徼功也

古者舉士於鄉自十年出就外傅學於家塾州序其學

者何事也曰六禮也七教也八政也書其資性近道才行合理鄉老鄉吏會合鄉人於春秋之祭祀鬼神而書之者也三歲大比鄉老鄉吏及鄉大夫審其性之不悖於道也行之不反於理也質其書之先後無變也乃入其書於司徒謂之選士選士學於鄉校其書之如州序三歲大比鄉大夫及司徒審之如初乃入其書於樂正謂之俊士俊士入國學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以上觀古道樂正官屬以時校其業之精否而勉勵之三

歲大比樂正升其精者於王謂之進士王命冢宰會天下之進士論其資性才行學業某可以為卿歟某可以為大夫歟某可以為士歟卿闕則以可以為卿者補之大夫闕則以可以為大夫者補之士有闕則以可以為士者補之三年一考其績三考黜其不職陟其有功者是故朝無幸官野無遺賢毀譽不行善惡不眩德之大小當其位才之高下當其職人務自修而不僥倖於上人知自守而不冒昧求進人知自重而不輕用其身人

能有恥而不茍役於利此所以仕路清政事治風俗美天下安寧四夷慕義而疆埸不聳也後之取士反此

分天下有德有功者以地而不敢以天下自私於是有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不能五十里邦國之制焉於是有君朝卿大聘大夫小聘王巡守述職之禮樂法度焉於是有千雉百雉三之一五之一九之一之高城深池焉於是有井邑丘甸縣都之夫數焉於是有十乘百乘千乘萬乘之車數焉於是有伍兩卒旅師軍之制焉於是

有卿大夫司徒樂正取士之法焉邦國之制廢而郡縣之制作矣郡縣之制作而世襲之制亡矣世襲之制亡而數易之弊生矣數易之弊生而民無定制矣巡守述職之禮廢上下之情不通攷文案而不究事實信文案而不任仁賢其弊有不可勝言者矣城池之制廢而禁禦暴客威服四夷之法亡矣夫家之法廢則民數不可詳矣民數不可詳而車乘不可出矣車乘不可出而軍師不隱於農矣軍師不隱於農坐食者衆而公私困窮

矣
學即行也非禮勿視聽言動學也行之也行之行之而又行之習也習之不已理與神會能無悅乎學行之上也知之次也教人又其次也是以識前言往行為學而已矣揚雄何其陋之甚也此大駮也非小疵也
亡雄諸侯皆自稱王以為王歟則土無二王四海之內安得王而亡也以為侯歟則地皆千餘里普天之下安得侯而亡也王非王侯非侯立位不正此孔孟之所以

難仕然而仕者將以行其正也不可正則去矣孔門諸子有仕大夫之家有不仕大夫之家者大夫之家可以仕可以無仕者也何謂可以仕君臣之義不可廢故也何謂可以無仕知其不可教故也故冉求不能改季氏之德孔子所以欲鳴鼓而攻之也

利建侯者文王之所以著於屯之彖也所以著於豫之彖也宜建侯者孔子所以著於屯之象也利建侯者周公之所以著於屯之文也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孔子

所以著於此之大象也

封建之法本於鴻荒之世羣雄之所以自立者也法始於黄帝成於堯舜夏禹因之至桀而亂成湯興而修之天下以安至紂而又亂文王武王興而修之天下亦以安至幽王而又亂齊桓晉文不能修而益壞之故天下紛紛不能定及秦始皇而掃滅之故天下大亂爭起而亡秦猶反覆手於須史間也

黄帝堯舜安天下非封建一事也然封建其大法也夏

禹成湯安天下亦非封建一事也然封建其大法也文王武王安天下亦非封建一事也然封建其大法也齊桓晉文之不王非一事也然不能封建其大失也秦二世而亡非一事也然掃滅封建其大繆也故封建也者帝王之所以順天理承天心公天下之大端大本也不封建也者霸世暴主之所以縱人欲悖天道私一身之大孽大賊也今人聞黄帝堯舜禹湯文王武王則尊之貴之以為聖人聞齊桓晉文則訾之笑之以為霸者聞

始皇胡亥則鄙之賤之以為小人之雄爾及聖人所行則不從而霸者暴人之所行則從之歴代不能改是何也弗思之甚也

天地根於和日月星辰根於天山川草木根於地而人根於天地之間者也有其根則常而静安而久常静安久則理得其終物遂其性故封建者政之有根者也故上下辨民志定教化行風俗美理之易治亂之難亡扶之易興亡之難滅郡縣反是

聖人周萬務而無為故博施濟衆不期應於物而物應
功用配天地悠久無疆而人道立矣
命有窮通性無加損盡其性則至於命
貴賤命也仁義性也

知言附録

東萊云知言勝似正蒙先生曰蓋後出者巧也

做出那事便是這裏有那理凡天地生出那物便都是那裏有那理五峰謂性立天下之有説得好情效天下之動效如效死效力之效是自力形出也

五峯説心妙性情之德不是他曾去研窮深體如何直見得恁地

仲思問五峯中誠仁如何曰中者性之道言未發也誠者命之道言實理也仁者心之道言發動之端也又疑道字可改為德字答曰亦可德字較緊然他是特地下此寛字伊川答與叔書中亦云中者性之德近之伯恭云知言勝正蒙似此等處誠然但不能純如此處爾又疑中誠仁一而已何必别言曰理固未嘗不同但他聖賢說那一箇物事時且隨處說他那一箇意思自是他一箇字中便有箇正意義如此不可混說聖賢書便不

用許多了學者亦宜各隨他說處看之方見得他所說字本相如誠如中如仁若便只混看則下梢都看不出

仲思問五峯云誠者命之道也中者性之道也仁者心之道也竊謂天之所以命乎人者實理是已故言誠者命之道若中者性之道如何曰未發時便是性仲思曰如此則是喜怒哀樂未發便是性既發便是情曰然此三句道得極密呂伯恭道知言勝似正蒙如這處也是密但不純恁地但道字不如德字曰所以程子云中者

性之德爲近之但言其自然則謂之道言其實體則謂之德德字較緊道字較寛但他故下這寛字不要挨拶著他又問言中則誠與仁亦在其内否曰不可如此看若可混併則聖賢已自混併了須逐句看他言誠時便主在實理發育流行處言性時便主在寂然不動處言心時便主在生發處

李堯卿問誠者性之德此語如何先生曰何者不是性之德如仁義禮智皆性之德恁地說較不切不如胡氏

誠者命之道乎說得較近傍

李維申說合於心者為仁先生曰却是從義上去不如前日說存得此心便是仁却是因舉五峯胡氏語云人有不仁心無不仁說得極好

又曰胡五峯云人有不仁心無不仁此說極好人有私欲遮障了不見這仁然心中仁依舊只在如日月本自光明雖被雲遮光明依舊在裏又如水被泥土塞了所以不流然水性之流依舊只在那裏譬如一箇鏡本自

光明只緣塵都昏了若磨去塵光明只在

五峯曰人有不仁心無不仁既心無不仁則巧言令色者是心不是如巧言令色則不成說道巧言令色底不是心别有一人巧言令色如心無不仁則孔子何以說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蕭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這箇便是心無不仁　答曰回心三月不違仁如何說問者默然久之先生曰既說回心三月不違仁則心有違仁違仁底是心不是說我欲仁便有不欲仁底是心不是

胡氏云格物則能知言誠意則能養氣

問知言有云佛家窺見天機有不罷於物者此語莫已作兩截曰亦無甚病此蓋指妙萬物者而不知萬物皆在其中聖人見道體正如對面見人其耳目口鼻髮眉無不見佛家如遠望人只見髣象初不知其人作何形狀問佛家既如此說而其說性乃指氣却是兩般曰渠初不離此說但既差了則自然錯入別處去

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猶今人言好底道理不好底道

理相似若論正當道理只有一箇便無第二箇所謂夫道一而已矣者也因舉久不得胡季隨諸人書胡季隨主其家說性不可以善言本然之善本自無對纔說善時便與那惡對矣纔說善惡便非本然之性矣本然之性是上其尊無比故孟子道性善非是說性之善只是讚嘆之辭說好箇性如佛氏云善哉讚嘆之辭也此胡文定之說某嘗辨云本然之性固渾然至善不與惡對此天之賦我者然也然行之在人則有善有惡做得是者為善

做得不是者為惡豈可謂善者非本然之性只是行於人者有二者之異然後見善者是那本然之性也若如其言本然之善又有善惡相對之善則是有二性矣方其得於天者此性也及其行得善者亦此性也只是纔有个善者便有个不善底所以善惡須着對言不是元有个惡在那裏等待你來與你為對只是行得錯底便流入於惡矣此胡文定之説故其子孫皆主其説而致堂五峯以來其説並差遂成有兩性本然者是一性善

惡相對者又一性他只說本然者是性善惡相對者不是性豈有此理然胡文定又得於龜山龜山得之東林揔老名常揔揔老龜山鄉人龜山鄉里與之往來後來揔住廬山東林龜山赴省又往見之揔老聰明深通佛書有道行龜山問孟子道性善說得是否揔老曰是又問性豈可以善惡言揔曰本然之性不與惡對此語流傳自他然揔老之言本亦未有病蓋本然之性是無惡及至胡文定以性善為讚嘆之辭到得胡致堂五峯輩遂

分成兩截說善底不是性若善底非本然之性那處得這善來旣曰贊嘆性好之辭便是性矣若非性善何贊嘆之有如佛氏曰善哉善哉爲贊美之辭亦是這箇道理好所以贊嘆之也蘇氏論性亦是如此嘗言孟子之道性善猶火之能熟物也荀卿言性惡猶如火之能焚物也龜山反其說而辨之曰火之所以能熟物者以其能焚物故耳若火不能焚物何能熟物東坡論性說自上古聖人以來至孔子不能已而說中說一未嘗分善惡

言也故自孟子道性善而一與中始岐矣盡是胡說他更不看道理只認我說得行底便是諸胡之說亦然季隨至今守其家說因問文定卻是卓然自立所謂非文王猶興者先生曰固是他資質好然在太學中也多聞先生師友之訓所以能然嘗得潁昌一士人忘其姓名學問多得此人警發後來為荆門軍教授龜山與之為代因此識龜山因龜山方識游謝不及識伊川自荆門軍教授入為國子博士出來便為湖北提舉是時上蔡宰

本路一邑文定却從龜山求書見上蔡既到湖北遂遣人送書與上蔡既受書文定乃往見之入境人皆訝知縣不接監司論理上蔡既受他書也是難為出來接他既入縣遂先修後進禮見之畢竟文定之學後來得於上蔡者為多他所以尊上蔡而不甚滿於游楊二公看來游定夫後來也即當誠有不滿人意處須嘗見游定夫集極說得醜差盡背其師說他更說伊川之學不如他之所得所以五峯臨終謂彪德美曰聖門工夫要處

只在箇敬字游定夫所以卒為程門之罪人者以其不誠不敬故也誠如其言

問性無善惡之說從何而始曰此出於常揔揔南緫人住廬山龜山入京嘗枉道見之留數月因問孟子識性否曰識曰何以言之曰善不與惡對言某觀他之意乃是謂其初只有善未有惡其後文定得之龜山遂差了今湖南學者信重知言又嘗謂敬夫辨析甚諱之渠當初倡道湖南偶無人能與辨論者可惜可惜又讀至於彪

居正問心一段先生曰如何某謂不於原本處理會却些子發見曰孟子此事乃是一時間為齊王耳今乃欲引之以上他人之身便不是了良久云以放心求心便不是纔知求心便已回矣安得謂之放

因論湖湘學者崇尚胡子知言曰知言固有好處然亦大有差失如論性却曰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非分既無善惡又無是非則是告子湍水之說爾如曰好惡性也君子好惡以道小人好惡以已則是以好惡說性

而道在性外矣不知此理却從何而出問所謂探視聽言動無息之際可以會情此猶告子生之謂性之意否曰此語亦有病下文謂道義明著孰知其為此心物欲引誘孰知其為人欲便以道義對物欲却是性中本無道義逐旋於此處攙入兩端則是性亦可以不善言矣如曰性也者天地鬼神之奥也善不足以名之况惡乎孟子說性善云者歎美之辭不與惡對其所謂天地鬼神之奥言語亦大段誇逞某嘗謂聖賢言語自是平易

如孟子尚自有些險處孔子則直是平實不與惡對之說本是楊龜山與總老相遇論孟子說性曾有此言胡文定公往往得之龜山故有是言然總老當時之語猶曰渾然至善不與惡對猶未甚失性善之意今去其渾然至善之語而獨以不與惡對為歎美之辭則其失遠矣如論齊王愛牛此良心之苗裔因私欲而見者以答求放心之問然雞犬之放則固有去而不可收取之理人之放心只知求之則良心在此矣何必等待天理發

見於物欲之間然後求之如此則中間空闕多少去處正如屋下失物直待去城外求也愛牛之事孟子只就齊王身上説若施之他人則不可況操存涵養皆是平日工夫豈有等待發見然後操存之理今胡氏子弟議論每每好高要不在人下纔説心便不説用心以為心不可用至如易傳中有連使用心字處皆塗去用字某以為孟子所謂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何獨不可以用言也季隨不以為然胡大時字季隨遂檢文定春秋

中有連使用心字處質之方無語大率議論文字須要親切尋究如伊川說顔子樂道為不識顔子者蓋因問者元不曾親切尋究故就其人而荅欲其深思而自得之爾後人多因程子之言愈見說得高遠如是則又不若樂道之為有據伊尹樂堯舜之道亦果非樂道乎湖湘此等氣象乃其素習無怪今日之尤甚也

知言云凡人之生粹然天地之心道義全具無適無莫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非分無過也無不及也此中

之所以名也即告子性無善無不善之論也唯伊川性即理也一句甚切至

直卿言五峯說性云好惡性也本是要說得高不知却反說得低了先生曰依舊是氣質上說某甞要與他改云所以好惡者性也

問知言萬事萬物性之質也如何曰此句亦未有害最是好惡性也大錯既以好惡為性下文却云君子好惡以道則是道乃旋安排入推此其餘皆可見問與告子

說話莫同否曰便是湍水之說又問粹然完具云云却說得好又云不可以善惡言不可以是非判曰渠說有二錯一是把性作無頭面物事二是失記問誠者物之終始而命之曰道曰誠是實理徹上徹下只是這箇生物都從那上做來萬物流形乎天地之間都是那底做五峯云誠者命之道中者性之道仁者心之道數句說得密如何大本處却含糊了以性為無善惡天理人欲都混了故把作同體或問同行語如何曰此却是乃就

事言之黄直卿曰他既以性無善惡何故云中者性之道曰他也把中做無善惡

五峯言天命不囿於善不可以人欲對先生曰天理固無對然有人欲則天理便不得不與人欲對為消長善亦本無對然既有惡則善便不得不與惡對為盛衰且謂天命不囿於物可也謂其不囿於善則不知天之所以為天矣謂惡不足以言性可也謂善不足以言性則不知善之所從來矣

好善而惡惡人之性也為有善惡故有好惡善惡字重好惡字輕君子順其性小人拂其性五峯言好惡性也君子好惡以道小人好惡以欲是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亦是性也而可乎或問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之說如何先生曰當然之理人合恁地底便是體故仁義禮智為體如五峯之說則仁與不仁義與不義禮與不禮智與不智皆是性如此則性乃一箇大人欲窠子其說乃與東坡子由相似是大鑒脫非小失也同行異情

一句却說得去或問胡氏曰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同行而異情曰胡氏之病在於說性無善惡體中只有天理無人欲謂之同體則非也同行異情蓋亦有之如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聖人與常人皆如此是同行也然聖人之情不溺於此所以與常人異耳或又謂聖賢不視惡色不聽惡聲此則非同行者先生云彼亦就其同行處說耳某謂聖賢立言處處皆通必不若胡氏之偏也龜山云天命之謂

性人欲非性也胡氏不取其說是以人欲為性矣此其甚差者也

問五峯言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同行而異情如何荅曰下句尚可上句有病蓋行處容或可同而其情則本不同也至於體用豈可言異觀天理人欲所以不同者其本原自不同何待用也胡氏之學大率於大本處看不分曉故鋭於闢異端而不免自入一脚也如說性便說性本無善惡發然後方有善惡孟子說性善自是歎

美之辭不與惡為對大本處不分曉故所發皆差葢其說始因龜山問總老而荅曰善則本然不與惡對言本然猶可今曰歎美之辭則大段差了又一學者問以放心求心如何他當時問得極緊他一向鶻突應將去大抵心只操則存捨則放了俄頃之間更不喫力他却說得如此周遮

問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胡氏此語精若所謂同體而異用則失之混而無别否曰胡氏論性無善惡此句便

從這裏來本原處無分別都把做一般所以便謂之同體他看道理儘精微不知如何只一箇大本却無別了

問五峯言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同行而異情先生以為同體而異用說未穩是否先生曰亦須是實見此句可疑始得先生曰今人義利處皆無辨直恁鶻突去是須還他是不是若都做得是猶自有箇淺深自如此說必有一箇不是處今則都無理會矣

或問五峯云天理人欲同體異用先生云如何天理人欲

同體得如此却是性可以為善亦可以為惡却是一團人欲窠子將甚麽做體却是韓愈說性自好言人之為性有五仁義禮智信是也指此五者為性却說得是性只有一箇至善道理萬善總天地人物萬善至好底表德

胡五峯作皇王大紀說北極如帝星紫微等皆不動說宮聲屬仁不知宮聲却屬信又宮無定體十二律旋相為宮帝星等如果不動則天必擘破不知何故讀書如

此不子細　五峯說宫之用極大殊不知十二律皆有宫又言宫猶五常之仁宫自屬土亦不屬仁也又其云天有五常座星皆不動今天之不動者只有紫極垣北極五常座不動其他常座如天市垣太微垣大火中星帝座與大角星帝座皆隨天動安得謂不動

致堂謂學所以求仁也仁是無頭面底若將實字來解求仁則可若以求仁解學字又沒理會了黄直卿云若如此說一部論語只將求仁二字說便了也先生曰南

軒五峯說底是致堂說底皆不是安可說如此致堂多有說得好處五峯善思然思過處亦有之

謂胡季隨曰文定五峯之學以今竊議來只有太過無不及季隨而今却但有不及

又云看知言中議論多病近踈所疑與敬夫伯恭議論如心以成性相為體用性無善惡心無死生天理人欲同體異用先識仁體然後敬有所施先志於大然後從事於小如本天道變化為世俗酬酢及論游夏問孝之

類此類極多又其辭意多迫急少寛裕良由務以智力探取全無涵養之功所以至此然其思索精到處何可及也知言謂天命為不囿於物可也以為不囿於善則不知天之所以為天矣謂惡不可以言性可也以為善不足以言性則不知善之所自來矣知言中此等議論與其他好處自相矛盾者甚多却與告子揚子釋氏蘓氏之言幾無以異昨所以不免致疑者正為如此惜乎不及供灑掃於五峯之門而面質之耳

知言之書用意精切但其氣象急迫又數大節目亦皆差誤如性無善惡心為已發先知後敬之類皆失聖賢本旨

跋

孟子以知詖淫邪遁為知言胡子之書以是名者所以辨異端之言與吾聖人異也楊墨之害不熄孔子之道不著故知言一書於諸子百家之邪說辭而闢之極其詳焉蓋以繼孟子也學者誠能深味其旨則於吾道之正且大異端之偏而小若辨白黑若數一二矣蕭君定夫以其所藏真藁示余敬拜而書其後